

□鲍安顺

我的老师

莫言以《我的老师》为题，写文章说，他5岁上学时，穿着开裆裤，喜欢哭，下了课就想往家跑。当年，全校师生在操场上集中，听校长作漫长报告。莫言内急，实在憋不住了，就一边大哭，一边往厕所跑去，还叫喊着，拉到裤子里了。学生、老师和校长，都笑弯了腰，而一位高个子的女老师，赶到厕所，将一大摞写满拼音字母的图片，塞进他的裤裆里，让他赶快回家。十年后，莫言才知道，自己的妻子叫女老师姑姑，那姑姑人好，从没说过莫言坏话，常夸他聪明伶俐，讲究卫生。

他还说，有一位男老师，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，曾为国民党航空人员。“文革”时，兴在墙上刷红漆写语录，别人拿尺子、排笔，又是打格子，又是放大样，半天写不上一个字。而男老师，拿起笔来就写，一个个端正的楷体大字跃然墙上，让许多人敬佩。莫言说，后来他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登载自己的照片和手稿时，很自信的就是他的那点书写功力，全赖男老师所赐。

□唐厚生

去高田坑村看星星

秋日，天高云淡，几位摄影相约赴浙江开化县高田坑村拍摄星辰，因为那里有被誉为“中国最美星空古村落”。

开化多山，村庄多半在山脚下、溪水边，高田坑村却坐落在海拔近700米的山上，真可谓村如其名。车到台回山的三岔路口，需换乘中巴。窄窄的盘山公路翻山越岭，蜿蜒而上。愈往山的深处走，愈感古朴幽静，远离尘嚣。

这山路足有3公里多。至村口，映入眼帘的是“高田古民居”字样。一旁是一幢木质结构的建筑，古色古香，潺潺溪流从屋旁流经，一种返璞归真的气息徐徐而来。

踏着鹅卵石铺就的小道，清澈小溪一路相伴。横跨在溪上的石廊桥，已有一百多年。拱形的门，小而精美，不知有多少人曾驻足凝视。古老的韵味与秋日的阳光、泛青的砖石与浓阴的百年梨树相遇，岁月如此静好。

小溪两边散落着一座座民居，多半是夯土墙与黄泥屋，屋面一律是鱼鳞瓦。我见惯了白墙黛瓦，那是江南的元素，而这黄墙黛瓦同样很惊艳。屋檐下挂着一盏盏红红的灯笼，墙上挂着辣椒、玉米，暖暖的。土屋有的木门紧闭，门环锈迹斑斑，透过门窗缝看似乎没人住；有的门虚掩，能见到蓑衣、竹匾等老物件；有的粉灰剥落，甚至残垣断壁，既老又旧，一副沧桑模样。黄泥土墙被烟熏得漆黑，那是居民用柴火做饭时留下的，记录着光阴流逝的痕迹，满满烟火气。插着水棍和竹子的篱笆围成院落，村民爱在篱笆下种点什么。有丝瓜爬蔓，开着金黄的花，衬着绿油油的叶子，偶见挂下的细长丝瓜。有扁豆开花，小巧而俏丽。

古村随山势而建，层层叠叠。“苍痕上阶绿，草色入帘青”，星级石阶上的青苔，总遮不住从石缝中钻出的青草。巷中偶遇一只小狗，摇头摆尾一番后，汪汪几声，

□蔡圣昌

虎丘山陆羽井

苏州虎丘山有陆羽井，位于千人石西侧高处。那天登山仰望虎丘石塔，在半山腰处突然发现一个圆洞门，门首顶部额有一石匾，上书“陆羽井乙丑十月陆俨少书”几个字，顿生探幽之心，进入圆洞门后，见一凉亭，亭子前方四周用石块堆砌，便趴在石墙上朝下望去，见石壁上布满绿苔，下有深约丈许如同菱桶大小的水潭，水呈绿色，深不见底。凉亭北侧又有一长方形水池，池深同样不能见底，池壁上镌有“第三泉”和“铁华岩”两组石刻。出虎丘后漫步山塘街，从一书店购得《苏州旅游丛书·虎丘》，据书内介绍，“第三泉”即“陆羽井”，因泉为陆羽所品定而名。又称，“铁华”即铁花，因为石壁色赭，有天然的纹理，如同铁花一般，苏东坡曾经有诗“铁华秀岩壁”，故名。我当时细细观赏，“铁华岩”摩崖石刻后有六小字“陆羽范承勋题”，此石刻当为清人范承勋所书。“铁华岩”摩刻为横书，在其西侧有竖写摩刻“第三泉”三字。

陆羽是品茶专家，非常重视煮茶的水，用《茶经》一书里讲道：“其水，用山水上，江水中，井水下。其山水，拣乳泉，石池漫流者上。”照陆羽的说法，煮茶最好的水是山水，山水中又为在石块上漫流、冒着乳色泡沫的水为最佳。这种水，我们在山上偶尔能够见到。又据苏州文史记载，陆羽曾经寓居虎丘寺，寺内附近有一“剑池”，为吴王阖闾葬身之处，吴王阖闾在阖李被越国打败死去，葬在剑池下。剑池终年流水

莫言上小学时，曾对一个同学说，学校像监狱，老师像奴隶主，学生像奴隶。学校知道后，给了他警告处分，差点把他送到公安局。之后，所有师生都唾弃他，尽管他努力做了许多好事，为老师生炉子、喂兔子、挑水，但收效甚微，都说他在伪装进步。一个夏天中午，学生们都在午睡，莫言怕影响别人，脱了木板拖鞋，提在手里，赤着脚进了教室。这情景，被王召聪老师看在眼里。事后，王老师在校办公会上，把这件事提出来，说莫言内心良善，是个品质很好的学生。后来，莫言辍学回家，成了一个牧童，又托人走后门，到县棉花加工厂做了临时工。有一次，他从县城回家的路上，碰到了骑车回家的王老师，那自行车后胎已经很瘪了，老师却让莫言坐到后座上，骑了十几里路。莫言说，从那以后，再没见到过王老师，可是老师笑咪咪的脸，还有跃身翻过横杆的矫健身影，在他脑海里经常浮现，挥之不去。

魏巍也写《我的老师》，回忆了他上小

似在尽地主之谊，打破了宁静。

随意穿堂过巷，四处游走。几位老者坐在树荫下闲谈，也有劈柴的、晾晒衣物的，纯粹的农家生活，一派淳朴悠然。

溪水汨汨流淌，时不时见到旁边有鱼池，水草下红鲤鱼和不知名青色的鱼在游动。正在纳闷之际，遇见一位老人，便向他询问。他说这是用山泉养的清泉水，水温一般在20～25度，所以也叫“冷水鱼”，一年才长一斤。原来这就是肉质紧致、鲜美无比、大名鼎鼎的开化清水鱼。老人继续说道，这红鲤鱼，一来增添喜气；二来吃清水鱼的排泄物；三来防止有一种鸟偷吃清水鱼，因为鸟怕它。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。

小村最高处是观星台，在山顶的一块平地上，顾名思义这里是用来看星星的。云雾飘飘缈缈，把远山的轮廓抹得似有似无。俯瞰古村，呈燕窝状。鱼鳞瓦如一层层细浪在山野中追逐；又如一组组琴键，弹奏慢生活的节律。竹掩映着土屋，一棵千年红豆杉点缀其间。这山的青黛、墙的姜黄、树的翠绿、瓦的黝黑，组成了一场如诗如画的视觉盛宴。几缕炊烟袅袅，升起的是人家温情，夹着的是母唤儿归的亲情，油然而生的是浓浓乡愁。

不觉已近黄昏，在农家乐点上茄子、丝瓜、笋干等几道土菜，当然少不了清水鱼。坐在院中，一边品尝，一边任穿过竹林的清风轻拂，心间满是恬适。清水鱼果然名不虚传，吃肉细腻如脂，喝汤鲜香润泽。老板十分健谈，他告诉我们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拼，政府为了保护 and 开发古村，也鼓励村民到外面建房。随着这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，游客越来越多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

又回到观星台。夜幕缓缓降临，湿润的山风裹满泥土的芬芳，我尽情地吸着久违的味道。白日经太阳的暴晒，那些土墙、鱼鳞瓦或许正散发泥土的原味。有人

学时，有两位教师让他印象最深。一位是蔡老师，温柔和蔼，挚爱友善，让人亲近；另一位宋老师，要求严厉，性格粗暴，让人畏惧。魏巍说，他父亲在军阀部队里，多年未归，不知死活。同学中常有人说他爹爹吃了炮子儿啰。可是蔡老师批评他们，还写了一封信劝慰魏巍，说他是心清如水的好学生。每逢放假，魏巍不愿离开她，回家后竟然在夜里忽然爬起来，迷迷糊糊地往外走。被母亲喊住时，他说去找蔡老师。魏巍说，因为蔡老师，他的国语成绩好，学校让他跳级了。可是，他算术课跟不上，其中原因，主要是他害怕上宋老师的算术课。只要上课铃声响起，他就恐惧，因为喊到他算算术本时，他刚从座位上起身，那算术本就像瓦片一样向他脸上飞来，有时就落到别人的椅子底下，魏巍连忙过去捡拾。最令他自惭形秽的，是他常抄别人算术作业，从小到师范，他的这门功课最糟糕。

冰心写《我的老师》时说，她上女子学

正在搭建帐篷，想必今晚在此露营。天文爱好者早就放好三角架，把赤道仪放置其上，然后装上反射式望远镜。我好奇地问为什么选择这里观测星空？他们告诉我，因为高田坑的海拔高，没有光污染，无雾霾，波特尔暗空分类为2级，天空格外通透，能见度极高，是得天独厚的观测环境。一弯新月挂在天际，异常清亮，可不久即隐藏到山后。“有星星了！”人群中有人喊道。我仰望深邃的夜空，1、2、3……开始数起星星，仿佛回到了童年时光。数着数着，已不计其数、星光满天。

这次我们主要拍星轨，三脚架、大光圈镜头、快门线等，一切准备就绪。各人找到合适的前景，多半是拍螺旋星轨，所以把镜头对准北极星方向，并固定住。由于地球的转动，星辰会围绕地轴发生东升西落现象，从而形成螺旋状星光照片。我们需累计曝光2个多小时。

众人“不敢高声语，恐惊天上人”。我感觉到来了离天空最近的地方，繁星璀璨，似乎“手可摘星辰”。灿烂的银河出现了，一条银白色的雾状带横亘于苍穹之上，周围群星闪烁，织女星和牛郎星隔着银河遥遥相望，好啊啊！记忆啊！小时候在农村老家，夏日夜晚乘凉时，总听到大人们讲七夕这天，有很多很多喜鹊衔来树枝，在银河上搭起鹊桥，让牛郎和织女相会。我不知多少次仰起头看满天星星，但那时也不懂究竟是真是假。

一对情侣相依而坐，他们看星星眨眼，不说话却好似在与星星说话。两颗相惜的心紧紧贴在一起，宛如牛郎与织女“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”。我心想，所谓神仙眷侣的生活也不过如此吧。

一抹清辉洒向古村，老宅影影绰绰，愈加迷人。偶见一两点光亮，恰似星星落入人间。也许哪家屋顶有几处漏光，睡在床上也能见到一两颗星星。星夜很安静，

校时，因以前在家塾读书，国文读得很多，能写千字文章，只是算术不行，被算术题弄得昏头眩脑，如踏云雾。她的一位女老师，每天抽出一个钟头，给她额外补课，让她成绩飞速提高。后来，冰心读到《所罗门雅歌》，便模仿雅歌的格调，写赞美女老师的句子，记在英文练习簿后面，一页一页的，写好叠起来，积了十几篇。她既不敢给人看，又不忍毁去，有一天却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，当众诵读。大家听了，都以为是写给隔壁女校女生的，是在搞同性恋。大家哄笑时，冰心又不便说出实话，只好涨红着脸，赶过去抢来撕掉。从此，她连雅歌也不敢写了，那年她十五岁。

冰心还说，那位女老师，至死未结婚。多年前，她因牙疾死于上海，追悼哀殓她的，有几万人。冰心是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，得到了这个消息。此时车窗外，飞掠过一大片枫林秋叶，那消失了艳红的颜色，让她忽然流下眼泪来，这是她母亲死后，第一次流泪。

可以听见秋虫在草叶间呢喃、鱼儿在池中游动、篱色上豆角噗地花开、墙角边一棵树浅唱轻吟……它们或许在数星星，或许在撩人的夜色中卿卿我我。

流星瞬间划过，在夜空中什么也没留下。但古村的白天与夜晚、温婉与柔软已留在我镜头中，更留在我心中。

告别了古村，总有回味无穷、意犹未尽之感。是回味清水鱼的滋味，或是回味旧时光留下的礼物？是追忆逝去的生活，还是想露营一夜？一时间思绪纷纷，越发期盼与古村重逢，咀嚼这原汁原味的乡愁。

□塞卢氏

鞋子与欲念

有一个类似笑话的故事，说有位阿婆，一生从来没有穿过合脚的鞋子，常穿着硕大的鞋子吃力地走来走去，有时候还免不了趑趄超起，每走一步，看上去都是“步履维艰”。晚辈问她，她总是说：“大小鞋都是一样的价钱，为什么不买大的？”

这位阿婆是聪明人吗？似乎是。她是想，出了一样的钞票，自然要拿大的，不然，便是吃亏。但似乎又并不聪明，因为鞋子不合脚，到底会走路不舒服，乃至无法走路，而她居然会“乐此不疲”。

这故事确实很像笑话。但又不能当笑话来看。

鞋子最重要的是合脚。合脚，穿着才舒适，才能走路、走长路。那位阿婆的想法却颇“另类”，全然不考虑舒适与否，能否走路，只是为了所谓的不吃亏。其实，阿婆是本末倒置，或者说舍本逐末了。

□钟穗

蟹里品风雅

“吃遍天下百样菜，不敌水中一只蟹。”食蟹之俗，各地皆有。温台一带，嗜食青蟹；胶东人家，较重梭子蟹；到了粤港，则风行软壳蟹、黄油蟹；而乡人偏爱的，乃学名为“中华绒螯蟹”的大闸蟹。

其实，翻阅古籍便可发现，“螃蟹”“湖蟹”等词虽历历可见，却唯独没有“闸蟹”之名，那“闸蟹”字又从何而来呢？

在早年的家乡，螃蟹本是和螺蛳差不多地位的一种河鲜。每年一过八月半，经蛻变后的螃蟹，开始在田间沟渠里，浅水小河中，肆意活跃起来。平日里，乡人在稻田中除草、施肥时，往往于不经意间，就能信手逮到几只“横行将军”。或许是由于捉蟹太容易了，烹蟹也只图省事，最常见的就是扔到锅里一燻了事。

“燻(zha)”是一种用水煮食的烹调方法。只是在大多数人识字有限的年代里，这个“燻”绝对算是冷僻字，说得出口未必写得出。为了书写方便，便用了同音同调的“闸蟹”字来代替。说白了，“闸蟹”不过是“燻”的白字而已。这在清人顾禄编撰的《清嘉录》中说得明白白：“汤燻而食，故谓之‘燻蟹’。”

后随着蟹的身价日渐珍贵，人们为了完善吃蟹时的审美情趣（蟹在燻时会拼命挣扎，煮好后常常丢脚少螯），便改为将蟹先五花大绑扎缚妥当后，再上锅蒸制。经这般处理后的蟹，虽赴汤蹈火，八爪仍然曲卷自如，双螯依旧昂然挺立，那好似雕塑艺术大师得意之作的风范，先给人以充分的视觉享受。而在味道上，也因蟹油不易流失，鲜香更胜。

乡人好吃蟹，吃得久了，便吃出了文化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，蟹是美食也是风雅，不假。吃蟹，贵在一个“品”字，直若品味一种



墨荷

赵健雄

摄

间”。那些无疆地追逐和占有更多更富，乃是受到欲念的驱使，被欲望裹挟了。

而且，这些欲海无边的人，比之那位阿婆和那些住宿的旅客，更是等而下之、令人不齿。他们往往是没有付出，或者不想付出，只想得到，乃至不知满足，贪得无厌。有媒体报道过，有些贪官，居然家中特地建成酒窖藏着年份茅台成百上千箱，自己独享怕是一世也“消纳”不了，显见是要“藏之名山，传之后人”。贵州有个名叫王晓光的贪官，在隐约感觉自己行将“出事”时，居然日夜将珍贵的茅台倒往下水管，即便日夜倒酒，落马时，被发现家里还有4000多瓶，堆满整个屋子。真正是似鲸之吞而又暴殄天物。

不管买什么鞋子，合脚最重要。然而，有些人却是欲海无边。明知“日食一升”却希求“良田万顷”，“夜眠八尺”却想占有“大厦千

协作：杭州硅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杭州鑫伟低碳技术研发有限公司

浙江凯旋门澳门豆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杭州滨江区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